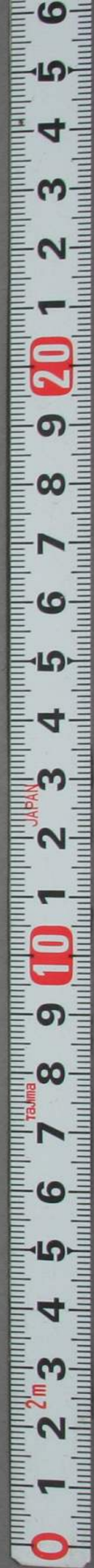


續日本外史

徳川氏

伊5
4537
6-1



門 9 第 5
4537
卷 1-6

賴氏檢
查之印

續日本外史

明治九年九月廿七日版權免許

查 壬午年八月廿一日寄
在 藤原忠尚氏

續日本外史序



馬杉文苞續日本外史稿成矣。萬里郵
遞。嗚呼。余披閱且渴。庶幾。余愛而讀之。其
自序首言。所以續成余先人所著外史
之意。為。次。續。目。次。為。卷。凡。十。其。第。一。至
第。三。署。曰。德。川。氏。正。記。其。第。四。第。五。署。曰。
德。川。氏。後。記。附。以。三。德。川。氏。一。曰。名。護。屋。二。
曰。和。欽。山。三。曰。水。戶。其。第。五。附。兩。松。平。氏。一。

續日本外史

卷之一 賴序

曰越前。二曰會津。其第六至第七。署曰天皇前記。附錄。崑津氏。蜂須賀氏。鍋嶋氏。兩池田氏。及細川氏。而附記。毛利氏。山内氏。淺野氏。佐竹氏。第八至第九第十。署曰。天皇正記。以見統屬焉。凡嘉永慶應之事。受以至明治復古之隆運。所錄。來合叙。而分記焉。以見世態事狀。此文。苞所以苦刻著此書也。如其序論。若論贊。不

敢放于高論。記中防劇。以照應叙事。如其署題。記者防最加謹焉。此二者何其與我外史相似類之一。至於此。余既讀之。為。於天皇前記。叙現今十氏也。是猶叙寫外史各家記中。永祿元龜尚。群雄割據之蹟。記中。與將卒興敗之事。交錯照管。處能似類三國志。至其論。則依何。依何。通省五代史。論文。文苞之命。意。匠心。可謂。勤矣。

余因歎曰。著續外史之書在。豈死余任乎。
而文苞刻苦。代余為之。以繼先人志。此余
所大悅。又奚擇嗣子與他人乎。俾先人知
之。其掀髯泉下。何足言之哉。抑又有可稱
道者。昔者先人之著外史。當德以武感時。
是以於有不免。矧物在在焉。文苞自序
不言乎。有其所事沒。而其人存焉。有其人
沒。而其子存焉。意者文苞懷筆。

著述書之時。事迹紛錯。愛憎係焉。其
刪修之苦心。殆乎有甚於先人在也。在
昔北魏崔浩修史。直書而不諱。遂取
奇禍。唐韓愈懼人禍而不修史。並速
物議。當今叙目前之事蹟。安得不諱。
奇禍而來物議哉。而文苞際會時。
著史而不諱。又裨益於華教。而莫如佳
浩韓愈之累。雖謂時運使之然。亦可不

謂文苞之至幸也哉。遂重為之序。

明治十年五月十有二日識于

平安島甲河之山此系水明處

支那賴漢



續日本外史緒言

繫嘗讀賴子成上松平樂翁公書以為子成自
比蘓轍以公比韓魏公其賢與才如魚水相會
者然子成素無求於公公詢求於子成則以有
外史之著也繫伏在筆研間每賀子成之得知
已矣其修外史有自言司馬遷官大史總領天
下文籍以作文猶不免疏畧輕信之譏況以寒
陋一書生獨力網羅古今其不自揣而招大方
之嗤笑必矣顧繫不才無識妄修近世之史其
不自揣何啻子成之喻耶而所以有此著者繫

續通志卷之八
實以天保壬辰四月生於京師。子成以斯年九月歿於京師。其生與歿雖固異途而其地與年同之何也。乃繼子成之遺意以作此書焉。然近世之事寔無好筆錄足校讐者。坊間所傳裨史野乘。左支右吾。大率多可疑者。今也有其事沒而其人存焉者。有其人沒而其事存焉者。質之言談間。徵之實踐際。則支吾益紛出。不可復收也。使人拋筆三歎不已。何以垂信於後世。況繫獨力網羅。亦不免疏略輕信之罪。必矣。輒止乎。繫實遭遇嘉永慶應之事變際會。

明治復古之書。其間奇故萬隆運。而所日擊耳食。蓋不為少焉。其間奇故萬狀。屈指殆二十餘年。積為一篇書。乃是也。未可以謂修史矣。然外史即野史也。叙其事。叙其言。約無義例焉。故斷然銳意徵之。裨野史乘。據於諸家筆錄。凡係國事者。摘採繫之。所自信舉筆之書。其引据剪裁。皆成一家私乘之體。亦足以貽淺陋之嘲矣。而叙言叙事。一倣子成所修外史之體貌。以故稱謂論說。亦如大文尊崇者。况叙。

朝家之事叙

天子之言。頗失恭敬。然依事表名分。申成敗興衰之
 狀。與謀戰忠邪之跡。以明大義之所繫。乃條理
 截然。讀者自能者認之。其附將家武藩之後。以
 天皇記者。蓋肯於子成之意焉。雖然近世之變。起於
 勤王攘夷。終於朝敵亂賊。要之皆係
 國家之興衰。而其議勤王攘夷者。必承
 詔敕之意矣。出兵守樞要。以討亂賊者。亦皆由
 詔敕。非肯出於人臣之私意也。親王大臣奉
 錦旗討賊於百里之外。建武延元以降。所未曾

有聞見焉。則非應永天正間。諸氏如互相鬪也。
 況文久元治際。

朝權幾乎復矣。天下之
 大政出自

天皇則不可記之。武門諸氏款內矣。故特創
 天皇記。謹詳
 天旨之所繫。與

朝威之所振。起使人知挽回將泯滅之
 皇權於千載之下。

明治

續日本外史 卷一
隆運之所由焉。是繫區區修史之衷意。不可不為大方。一言之然。繫才不辨菽麥。學不能識徑庭。何以褒貶世故。資後世之勸戒也。繫實無求於大方。大方或求於繫。未遑待知己焉。輒蒙官准。以公諸世。嗚呼。繫之著續。子成之史。所謂貂不足。狗尾續者也。而續者劣矣。固不待言焉。大方諸子其諒之。

明治十年一月書於東京錦巷之寓廬

馬杉繫文苞再拜

續日本外史凡例

一 天皇皇后書崩。太子親王書薨。如臣下。自從一位至從三位。亦書薨。四位以下。書卒。士民無爵位者。書死。若其遭禍害。或犯罪。殞命。則雖有爵位。貶書死。我國史法也。此書從之。

一 官名。職名。及城邑山河。皆以近世所稱書之。如其人以通稱書之。以名字書之。大率無義例。一從當時稱呼。而不書其姓戶。必書苗字者。從大政維新之制度也。

一外史素叙將門興廢政統沿革以形治亂觀變故
此書末卷附天皇記者所以一叙政統之所繫而
其中治亂變故自明白焉故以德川正記與天皇
正記為首尾君上臣下繫之於一或如不得體者
然叙其實際不得不如斯也

一此書起稿於德川家齊生誕閣筆於朝鮮信使來
聘其間書諸氏各家祖蹟畧統焉故有事在於近
而其跡仍於遠者其叙之遠近不一
一天皇記不叙歷朝事蹟而突然啓端於孝明天皇
亦如不得體者乃所以為野史也

一尾紀水三氏及越會二氏做武田上杉二氏傳例
而薩長二氏做楠氏傳例蓋取法於外史

一大凡事係兩氏或涉數家者交書之故書一事於
兩所又書同伴於數所重見複出如可厭者然不
悉於甲而悉於乙略書於客而詳書於主亦皆取
法於外史

一編頭所揭之各家者係嘉永以來馳集關下專執
掌王事之諸氏矣非敢依氏族之大小新古也其
僻處於一方疏外上國之擬議者雖巨藩舊族而
不叙次之

一事故之無可援引者。又無可訂正者。或書焉。或不書焉。其隱僻不可徵者。錯雜難理會者。皆闕如焉。一諸氏各家系譜。及公卿將士生卒叙任之類。他日附記標註之。令讀者詳其始終顛末。

馬杉 繫 識

日本外史引書目錄

新瀉縣 續內
西蒲原郡 第
五中區 區第
十一小字區
水澤村之印

古事記

日本書記

逸史

日本外史

東照宮遺戒

東照宮遺訓百箇條

東照宮年譜

東遷基業

武德大成記

武德編年集成

烈祖成績

大業廣記

三王外記

續三王外記

續太平年表

藩翰譜

文恭公實錄

東藩野乘

天明錄

清々舎日譜

不恤緯

松前紀行

接鮮紀事

竹堂日錄

續々太平年表

續藩翰譜

視聽草

北陸杞憂

天保日記

今日鈔

懲忿錄

金桂叢露

征韓要略

羽山日記

列侯事薈

天草軍記

休否錄

白頭翁

潛中日記

柳營婦女傳

柳營略譜

難波物語

定信物語

武邊大秘錄

常山紀談

中山問答實錄

松陰年錄

近代月表

蝦夷之夢

一橋儀同公轉任記

續柳營略譜

大塩後素日錄

樂翁公略譜

要筐辨志

武家秘鑑

尊王廷議

西山遺事

桃源遺事

銀臺遺事

南紀君臣言行錄

水戸之花

景山遺文

明訓一斑抄

常陸帶

回天詩史

弘道館記述義

○

大系圖

大成武鑑

知譜拙記

雲上明覽

續王代一覽

正保遺事

公卿補任

武家補任

槐記

百數

天文間記

修學寺行幸記

和漢年報

新選年表

華族名鑑

島津家系圖

島津家譜

島津家記

毛利家系圖

新編纂圖

家忠日記

○

近世觀聞錄

近世野史

近世史略	續近世史略
近世事情	國史肇要
慶弘紀聞	采華新話
皇國太平記	續國史略
名山史料	南山踏雲錄
照顏錄	坐獄錄
幽囚錄	留魂錄
有節錄	關邪小言
松陰文抄	東湖遺文
立志詩抄	星巖集

夢路日記	英烈遺墨帖
奎堂文稿	奎堂遺稿
藜園遺草	春雨樓詩鈔
象山詩集	大和勇士傳
星巖詩存	紅蘭集
骨董集	殉難遺草
歎涕和歌集	
○	
櫻田春廼雪	進取餘篇
南山日記	大和日記

大和軍記

銀山雜誌

筑波日記

耕雲齋行軍日記

歎廼重荷

鐵石醉話

幕罪錄

幕罪略

三田尻日記

筑紫日記

甲子戰爭記

馬關軍記

小倉戰爭記

天理可樂譜

無根草

雨窓筆談

函館日記

純義隊日記

佐賀征討記

台灣問罪錄

台灣征討記

○

外國年表

外國往復書

荷蘭國王書翰

合衆國大統領書翰

陂理上書

陂理日本紀行

下田港應接書

蕃書調所應接書

○

杞憂類篇

○

政體

布告全書

太政官日誌

鎮將府日誌

東巡日誌

還幸日誌

大阪行在所日誌

東京城日誌

函館賊艦征討日誌

集議院日誌

續日本外史

目次

卷一

德川氏正記

德川氏一

卷二

德川氏正記

德川氏二

卷三

德川氏正記

德川氏三

卷四

德川氏後記

名護屋德川氏

和歌山德川氏

水戸德川氏

卷五

德川氏後記

越前松平氏

會津松平氏

卷六

天皇前記

島津氏

蜂須賀氏
兩池田氏

鍋島氏
細川氏

卷七

天皇前記

毛利氏

山内氏
佐竹氏

淺野氏

卷八

天皇正記

天皇記一

卷九

慄悍。夫西三河之為地。南瀕海。北接山。而其野狹隘。不可驅馳萬馬千兵也。岡崎最瘠鹵。其城郭亦矮小。而勅敵三隣。未嘗有間暇之歲。家康孤立守之。而志吞天下。何其大且壯乎。遂戡定五州。以岩槻河越。佐倉。關宿。古河。高崎。宇津宮。小田原。諸城為外郭。開府。江戶。江戶天下之心胸。居心胸以制頭足焉。勢不得不震矣。可以想見當時之盛也。昔日秀吉攻小田原城。攜家康登函根。下視關東八州。曰。吾嘗觀地圖。自此迤東可二十里。有地曰江戶。襟帶河海。地濶土肥。即取以予卿。卿宜居于此。由是觀之。秀吉已知江戶

之為勝地。而不自居之焉。以老於京攝間矣。所以為家康所籠絡也。古人有言。制馭天下。莫善於形勢。苟失形勢。不致分裂者鮮矣。家康注眼於此。歟。可謂能察天下之形勢者也。家光承家康之遺業。恃勝地而倨傲。其為政武斷。亦雖曰承戰國之餘風。漸失天下人心。家光不之察。吉宗慨然。身居將軍之尊。綿衣三十年。務從節儉。以慰撫侯伯。乃有家康之遺風云。然武斷之政。遂不能更革焉。家齊承家治。秕政之役。倚松平定信。松平信明。輔佐雖無事終。世而政益武斷。務銜虛飾。蓋不過恐嚇愚夫愚婦耳。何其志之淺且

續古本外史 卷一
小乎。世之論者。當時已惜其尾大不掉矣。然麾下將士。皆忘其所向。賄遺協從。競取安逸。至其甚。則視弊風之盛。稱為邦政之盛。脅肩諂笑。豈知德川氏之衰。憊在諂笑之中哉。如家定。家茂。夙承累世之餘弊。不能力回之。世譬之。足利義晴。義輝。未可謂過貶也。其麾下將吏。亦浮薄為風。以狡黠為才。而西騙東術。不嘗知大義之所繫矣。偶有忠慨論事者。則抑壓貶黜。以防其口。遂墜家康之遺業。無固足論者。由是言之。江戶之盛。得之於家康。艱苦而失之於家齊。安逸其出。百死取天下。創業之難。家康已當之。而驕奢生於

富貴。禍亂生於所忽。守成之難。家齊不能慎之。以貽衰弊。於子孫。然家齊所謂將軍也耳。亦不知當時其身屬虛器矣。可不勝歎哉。賴子成修。外史閣筆於家齊。余起稿於家齊。以續之。後之論德川氏者。審其所以盛。與其所以衰。則庶幾乎。

德川氏出於新田義重。義重十七世孫。曰家康。慶長中。自三河徙居江戶。任征夷大將軍。累遷從一位左大臣。家康生秀忠。秀忠生家光。家光生家綱。家綱無嗣。弟綱吉自館林入。紹職。無嗣。綱吉弟綱重。子家宣。自甲斐入。紹職。家宣生家繼。家繼無嗣。家康第十子

賴宣孫吉宗自紀伊入紹職吉宗生家重家重生家治世居江戶並任征夷大將軍累進從一位左大臣兼淳和辨學兩院別當源氏長者家治無嗣養吉宗曾孫一橋治濟第四子豐千代為嗣先是家治賜內宴於治濟酒酣羅列婢嬪數十人令治濟擇其有容儀者治濟固辭而不得乃指一女應命一女盛加裝飾至治濟邸治濟就視之則非嚮所指也以為侍妾有身生一男豐千代是也天明元年五月聘右大臣近衛經熙養女茂姬配豐千代茂姬實島津重豪女也是歲十二月家治賜名豐千代曰家齊

二年四月天皇使油小路隆前入我信通賜命家齊叙從二位任權大納言以加首服并伊直幸為加冠松平容頌為理髮皆如前事故事六年九月大將軍家治薨葬寬永寺敕賜謚曰浚明家齊紹職天使來傳敕拜家齊征夷大將軍兼淳和辨學院別當源氏長者進正二位陞內大臣三親藩以下各獻劔馬於幕府賀其盛典家齊遣松平賴起于京師拜大命之辱初家治之薨也世子家齊猶幼頗有異說內外疑懼口耳相屬鳥居忠意阿部正倫松平定信相尋為老中定信田安宗武子為人偉度明敏乃與忠意

正倫等相謀曰。主殿頭之為姦。故將軍既知之。然止免其職而已。嗣君猶幼。冲未及。知其陰謀。抑主殿頭之仕。故將軍也。以慧敏佞巧。頗得殊遇。累進為老中。威權出將家。上生殺與奪。皆在其提掌。而苞苴公行。拜其馬塵者。天下皆然。今也新罷職。陰恨內積。且彌縫其不良者。豈惟二三有司。早不為之處。恐生奇禍。於蕭牆。乃條其十罪。稟家齊。家齊大驚。命削主殿頭田。召意次。封二萬七千石。毀其相良城。意次初名龍助。其父意行為和歌山藩胥吏。及吉宗入紹職也。意行從之。命列近侍。已而意次襲父職。仕家重。家治家

治寵之。進為側用人。寶曆中。賜封二萬石。班列侯。威焰日熾。意次嘗謂不可使將軍讀書焉。且不可使之知閫外事也。若使知前代得失。目今利害。則吾輩威權恐墜矣。將軍幸好畫。可以消日。乃薦畫師侍之。戒其近臣。莫語外事。有近臣山村良旺者。好讀書。嘗語三河風土。於家治。家治喜之。良旺乃每宿直懷三河後風土記而入。讀之家治。前家治拱手聞之。歎曰。何圖世有如此書。意次聞之不懌。俄貶良旺。於是乎近臣悸懼。無敢語外事者。雖有水災飢饉。家治不嘗知之。自曰。四海無事矣。世子家基卒也。世或曰。意次使

醫為之。府下士民視意次如豺狼。上下苦其虐政。先是諸藩財用不足。則借金于大阪富商。至近歲奢侈日長。以國用不給。多不能償之。以故無敢貸者。諸藩大窘。意次下命大阪富商輸金于幕府。幕府貸之。諸藩而收其息七分。一于幕府。稱曰融通金。富商等不擇。輒無輸金者。意次又課諸國社寺及農工商收稅。時水旱災異之餘。正租尚不能貢。況額外之稅乎。衆心洶洶。怨嗟大起。當是時。鬻射利策者皆寵用於是。遊談無產。徒爭議功利。鬻油鹽菜魚者悉課其稅。遂至填印幡湖。欲為田。府下囂然。愁苦之聲滿巷。意次

之罷也。府下士民投瓦礫其門以辱之。其卒也。無敢會葬者。而拋瓦礫其棺者幾萬人。以散積怨云。八年正月罷老中阿部正倫。以松平信明為側用人。家齊造假山於庭中。植竹樹。設池沼。貯朱魚及珍奇物。頗極人工。召信明謂曰。頃者孤有假山之舉。汝以為如何。信明對曰。殿下職在經濟。治國安民。可以怡心目。何愛一小假山為。聞者握汗。信明時年二十四。世稱其鯁直不避。而家齊亦虛懷納忠言。特以松平定信充輔佐職。輔佐之為職。古今難其人。先是松平正之以將家懿親。且耆老。輔佐家綱。定信壯歲充其職。世

以為異數。老中水野忠友、松平康福相尋罷。以側用人松平信明為老中。收小堀政彌，封一萬六百三十石。錮政彌於大久保忠顯邑小田原。政彌為伏見奉行。嘗納媚意次，驕奢凌民。及意次見黜，俱謀不良。至是，裁其罪。二月，京師大火，松平信彰自其邑丹波龜山馳入京師，護衛鳳駕，避火。家齊聞之，賞其忠誠，賜信彰物。且遣松平定信於京師，督營宮之役。三月，定信至京師，尋巡視伏見八幡、大阪籍、姦商、販窮民。召見大阪人中井積善，問以政事得失。積善著草茅危言呈之。又草逸史上之。定信感其學術淵深，有據請。

家齊賞之。寬政二年，琉球聘使義灣王子來朝，貢方物。是歲，皇宮新成，殿堂門廡、窓戶陛階，悉倣舊制，尺寸不差。天皇嘉賞，賜御製詩五占一章於家齊。家齊拜戴焉。手親摸宸翰，賜定信。天皇亦賜名刀及朗詠集三十六歌仙詠紙於定信。賞其營宮督役之勞也。仙臺人林子平者，著海國兵談、三國通覽等書，以講海防。當是時，太平日久，將士忘武，而游惰阿諛之風遍于天下。子平獨以邊寇為已憂，幕府諸有司聞之，議曰：子平張無根之說，煽動人心，擾亂太平，罪固不可宥也。乃禁其書梓行。四年五月，命錮子平於其邑。

仙臺子平為人慷慨負氣節嘗歷游諸州畫攻城野戰策尤留意於邊防而持論與時不相協遂吞寬而死後未數年魯西亞人寇蝦夷將士狼狽不應機屢取敗衄世始服子平遠識先是後桃園天皇崩無子立閑院典仁親王第五子兼仁為嗣是曰光格天皇攝籙以下諸緡上表請尊皇父典仁親王為太上皇天皇允可焉五年八月使大納言中山愛親大納言正親町公明來議之老中松平定信戶田氏教松平信明等咸謂典仁雖父臣也天皇雖子君也今也尊典仁為上皇名分敬亂恐開諸王窺竊之心矣不可

以為萬世準則也家齊然之乃迎愛親公明於幕營使定信等傳命曰天子無父母以日月為父母典仁親王雖生父亦人臣也不可尊以上皇矣愛親答曰天子無父母豈有外舅哉天皇以外舅故視將軍特渥以日月為父母則將軍亦人臣也外戚之義恐絕矣定信等愕然不知所答於是愛親公明等反覆討論亘日德川治保居間諭愛親公明遣還京師家齊因興賀茂八幡臨時祭及修學寺離宮修繕等之廢典獻典仁親王湯沐邑以答愛親公明之使命下教免定信職蓋以失朝命應答之義也無幾閑院典仁

親王薨。於是上皇推尊之議遂罷。已而列定信於溜班。參與幕議。定信素宗漢學。而闇朝家典故。至是深悔前日應答之非。專讀國史及朝家典簿。大釐革幕制。七年。世子竹千代卒。以次子敏次郎為世子。八年十二月。賜名敏次郎。命曰家慶。時年四歲。九年三月。天使來傳勅。世子家慶。叙從二位。任權大納言。加首服。如前世故事。家齊嘗憂時曆踏駭。奏請改之。乃以大阪人高橋至時長推步。擢為曆官。命開曆局。校訂參攷。作新曆以上之。天朝七月。天皇敕頒行新曆於天下。家齊又嘗憂蝦夷地方不明劃。使有司巡視測

量。十一年五月。更命伊能忠敬。測量蝦夷地方。東南沿海。以定地度。忠敬奉命。巡視南蝦夷。著度數譜。及行程記以上。享和元年正月。遣松平忠明。石川忠房。拓蝦夷地。尋置箱館府。羽太正養。戶川安倫。並補奉。行。奏請任正養於安藝守。安倫於筑前守。以管蝦夷地方。文化元年九月。魯西亞商船送致我漂民四名。於長崎。且呈其國書。請通販。曰。自國遼遠。不與貴邦接交者久焉。然自天視之。四海一民。萬物同體。宜修隣交。俱謀通商之利也。長崎奉行肥田賴常。馳檄於肥筑諸藩。發兵艦備警報。變於江戶。家齊聞之。遣目

附遠山景晉等諭魯人曰。往年諭以國制禁通商。命勿至內港。而今復來呈國書。何其強梁乎。若不從我國制。則擊斥之耳。魯人怏怏不得要領而去。四年四月。魯西亞軍艦時冰海融蕩。來侵蝦夷地方。窺越關。魯勿無戍。劫掠民家。奪婦女及錢穀衣衾。遂縱火村落。箱館奉行屬吏戶田茂太夫。閉屋茂八等。率土兵拒之。土兵概無膽勇。一敗塗地。茂太夫茂八狼狽失度。魯兵放礮解舍。蹙之。是月二十四日。邊報始至。適南部利敬在江戶。即日奉命上程。津輕寧親亦入覲。未十日。即回駕。遣兵援之。五月朔。魯兵叢銃來薄。茂

太夫茂八率津輕氏兵軍越關。魯勿茂太夫恒弱。畏魯兵勁鋒。走逃寔姥伊無人之地。明日衆忽失。茂太夫四搜得屍。蓋慚愧自殺也。是夜我衆至。弗污鞭拙。與南部氏兵會。十九日魯兵進窺函館。視我兵守備整嚴。輒去。六月魯人放還前日所捕戍兵八名。附以一書曰。曩者我具禮義。議通商隣交。貴邦峻拒之。明歲大舉將讓其無禮焉。我兵獲書憤恚。便作報簡責其猖獗。江戶人平山潛者上書曰。夷狄猶禽獸矣。固不可以常法制之也。請驅酒徒博漢及囚虜罪至大辟者。當之邊戍。其有功者。各減罪一等。如斯則喜應。

命必竭力成役。如楠中將用山賊恐嚇宇津宮公綱是也。冀勿遲回貽禍于他日。後數日又上書曰。前日戶田某自及醜虜所致也。若無報此怨則大虧國體。威權沮縮。土崩瓦解之變。將在旬月間。願選一將帥有偉略者。出擊賊虜。則天下士氣奮躍。無復北顧之憂。已而家齊遣若年寄堀田正敦巡視松前。目附遠山金四郎使番菅猪右衛門村上大學等屬之。發兵三千人擊魯寇。乃下教與羽諸藩受正敦節度。八月九日正敦閱兵于立石。是時魯兵已去。因罰函館奉行羽太正養指麾失宜奪職。關屋茂八兒玉嘉内等

以怯懦遁去。收俸放之。更以川尻肥後守村垣淡路守代之。左衛門尉酒井忠器等以兵備整嚴指麾得宜。賜褒辭賞之。尋遣目附井上左大夫巡視下田浦賀及安房。上總沿海築煩臺地。命伊達齊宗松平容衆遣兵備北邊。於是關東諸侯大修沿海守備。十月琉球聘使谷山王子來朝貢方物。五年三月命浦賀奉行岩本正倫再巡視安房。上總沿海築煩臺于相模三崎。安房洲崎。八月外國軍艦抵長崎。洋皆謂和蘭歲額船也。已而碇于高鉾。長崎奉行松平康英遣和蘭譯官問其事由。外虜數人跳入我船。以刃劫

續日本外史 卷一
之。船中擾亂，遂執譯官二人。康英憤怒，將督兵擊之。無幾，外人放所執二人，附以一書曰：吾將航廣東，薪水欠乏，乃仰給貴邦。若不允，則吾自有所為矣。康英益怒，其倨傲，令屬吏誚之曰：汝等宜速去也。若及遲，將加大法。外虜不應，因給薪水雞牛等。外虜又乞蔬菓。康英曰：是侮我也，不可不戮矣。欲乘夜殲之。是歲，鍋島齊直當長崎戍役。康英乃命鍋島氏戍將擊之。戍將以其兵寡，請待藩兵至而擊之。康英曰：今夜風烈，乘以逞火攻，機不可失也。戍將未奉命。是日，外虜報曰：自國嘗抱怨於和蘭，這回擒和蘭譯官，意在

究訊耳。乃拔錨而去。康英召戍將責以兵械定額，不能應急。是夜，康英自刎腹而死。蓋不能速斥外船而贈薪水物品，事觸國制，故自引罪。云後數月，老中牧野忠精召鍋島直溫，命讓宗家怠戍罪，俾其入見。幽齊直一百日。於是其將士僚屬引罪，皆死者七人。十二月，命南部利敬、津輕寧親鎮戍蝦夷。初，堀田正敦之巡視蝦夷也，利敬請曰：僕封土稱十萬石，其實不下五十萬石。而班猶在津輕。上杉諸氏下願，御與諸老議，進吾班位。陽增封額，稱為二十萬石，則奮勵督邊事。若夫封額不大，則不足以督衆也。幕府果允。

續日本外紀 卷一
僕所請。割封內田名部八千石。獻之。正敦微誓書。而
還。稟之家齊。家齊允。利敬所請。稱為二十萬石。利敬
拜命。召諸臣。告之。僉曰。田名部雖偏小。侯家世襲之
地也。而以二十萬石。虛封。換八千石。實封。則何面目
見先侯于地下乎。然。台命既下。無復奈之何。唯遣精
忠重厚士。極言分疏。不如以謝前日。過言也。時有八
戶美濃者。年纔過弱冠。前曰。臣雖不敏。請往說幕府。
苟辱君命。則不生還焉。衆壯之。遂遣之。美濃乃至。江
戶謁。正敦曰。寡君曩日呈誓書。請獻封地。然無一老
臣與議者。今也聞。台命。闔藩愕然。不知所為。且臣等

未。知其誓書果為寡君手筆乎。否。請一見之。正敦輒
出示誓書。美濃陽為諦視。其書遠九而吞之。正敦大
怒。美濃不答而退。正敦語之。諸老。諸老皆曰。幕府欲
固執前議。收田名部地。而南部氏臣民擾亂抗命。則
外患繩息。內訌又生。非良計也。且侯國有忠膽如此
士。豈非幕府之藩屏乎。因罷獻封議。而增賜封額。如
其請。六年二月。皇子惠仁為皇太子。家齊遣井伊直
中。於京師獻賀。十月。家齊及世子家慶。獻金帛于後
櫻町太上皇。賀其懸弧辰。八年二月。接韓使小笠原
忠固。賜阪安董。及林衡。以下赴對馬。先是以經費甚

續日本外史 卷一
繁。停朝鮮聘使。至江戶。而受聘禮。於對馬。以為永制。至是。朝鮮信使金履喬。李勉求。以下屬官。三百三十六人。抵對馬。忠固。安董等接之。其饗館會議。一依前世故事。林衡以謂。從前接見筆語。際彼我急謀。押險韻。裁長句。以互相誇。是白面書生之所為耳。二國修好。宜重厚。勿損國體。因上書請廢。從前陋習也。幕議然之。於是。衡等大釐革舊式。九月。忠固以下諸有司。自對馬歸。是時。下野人蒲生秀實。悼山陵荒蕪。歷檢近畿諸陵。作山陵志。上之。於是天朝幕府。俱圖其修繕。而事遂不行。秀實又著不恤緯五篇以獻。大忤幕

旨。林衡素知其學行。為解救之。因得免罪。十年十一月。太上皇崩。葬泉涌寺。奉謚曰後櫻町天皇家。齊遣兵部大輔有馬廣壽。吊大喪。命列侯從四位及秩十萬石以上者。獻賻銀。十二年四月。家齊陞右大臣。世子家慶轉右大將。遣使于京師謝恩。十四年二月。天皇賜有章。有德。惇信。浚明。及孝恭。廟額各四大字。宸翰。孝恭者。家治。長子。家基也。家基幼而英敏。叙正二位。任權大納言。薨年十八。世悼惜之。至是天皇賜其廟額。三月。皇太子惠仁受禪。即天皇位。尊先帝曰上皇。家齊遣松平賴儀于京師獻賀。四月。天皇賜黃檀

續日本外史 卷一
袍單衣及大裾各一襲於家齊賞獻即位經費文政
元年六月家齊生父一橋治濟削髮號穆翁二年十
月立孫嘉千代為家慶嗣三年三月嘉千代卒五年
三月家齊陞從一位左大臣夫人鳥津氏叙從二位
家慶進正二位夫人有栖川氏叙從三位遣使於京
師及日光廟謝恩六年二月徙白河侯松平定永于
桑名桑名侯松平忠堯于忍忍侯阿部正權于白河
賞父定信勲也七年九月上皇幸于東山離宮觀楓
製紅葉色深和歌扈從有栖川韶仁親王關白鷹司

政通左大臣二條齊信前左大臣一條忠良以下諸
緡各和之享保中靈元帝屢幸于此觀花賞月爾後
以國費太繁奏請廢行幸與家齊盛意再修離宮獻
上皇宸游經費益敬戴天朝之意不減於有德公云
有德公八代將軍吉宗也八年二月家慶夫人有栖
川氏憂無嗣子養家慶弟政之助為嗣八月一橋穆
翁准內大臣時人稱儀同殿初欲迎穆翁於西城尊
稱大御所諮諸松平定信松平信明等皆以為不可
家齊意猶不已一日召定信於便坐強欲下命定信
固執前議家齊變色入于內已而拔刀出將斬定信

近侍平岡賴長在坐。為不知其意者呼曰。賜雄刀一口。于越中守宜拜寵恩。家齊聞之。棄刀而入。後青山忠裕為老中。家齊又議之。忠裕對曰。定信之言。萬世公議也。殿下用其言。實社稷之福矣。抑殿下欲尊一橋侯為大御所。雖固出天倫。至孝然。事悖國制也。清揚甲公之拜大相國也。蓋薨後追尊。而有德公。生父紀伊侯光貞。薨後猶無贈官。是可法焉。況一橋侯春秋猶富。如天下萬世何。議遂罷。先是家齊欲謁日光廟。使老中水野忠成。若年寄植村家長。巡視沿道諸驛村落。忠成復命曰。沿道鄉村。累罹洪水凶荒。不聊

其生者已數年。人民頗有菜色。請姑緩其期。至是止謁廟。十年二月。准大臣一橋穆翁罹病。家齊以生父之故。躬臨其邸省之。是月二十日。穆翁薨。葬寬永寺。更造一廟。私謚曰最樹院。三月。天皇賜家齊除服。宣下為太政大臣。世子家慶遷內大臣。家齊家慶遣使於京師。及日光廟。並謝大拜之恩。源氏足利氏以來。在軍職兼太政大臣者。獨家齊而已。世以為異數。六月。遣老中青山忠裕于京師。獻金二千兩。於天皇。銀若干錠。於上皇。以慰宸慮。且贈俸米五百苞。於關白鷹司政通。資其職經費。其他贈遺諸縉。有差。天皇命

忠裕縱觀東山離宮。又命陪蹴鞠宴。臨東歸。賜御衣一襲。勞其行。家齊亦賜良硯一枚。於忠裕勞之。十月。陸奧守伊達齊義卒。嗣子未定。因秘喪。老中水野忠成召齊義老臣大條監物告曰。聞汝主侯疾病。而夫人年猶少。乃請幕府公子配之。以為嗣。如何。監物對曰。寡君雖疾未死。夫人雖少。既嫁。自嗣侯視之。則母也。臣未聞奪母為妻者也。且寡君若死。則擇諸族為嗣。乃藩制也。忠成勃然曰。老臣豈汝一人而已。宜協議以對。監物對曰。縱令闔國議之。亦無或渝矣。請敢辭焉。忠成撫然而起。顧謂左右曰。監物雖少。偉器也。

巨藩養士可知已。議遂罷。十一年四月。天皇詔叙家慶。嗣子政之助正二位。任權大納言。時年五歲。家齊賜名。政之助曰。家祥。後改家定。加首服。如前。世故事。是歲。家齊下教。閱天下民口。男一千四百十六萬七百三十六口。女一千三百四萬六百六十四口。總計二千七百二十萬一千四百口。而廷臣幕僚及係藩籍者不與焉。因賀其蕃息。十二年二月。天皇詔追贈正一位太政大臣。一橋治濟。後四年。深宸翰。大書。最樹院三字。賜之。為其廟額。天保二年。遣西城留守居石川忠房。于京師。為家定聘。鷹司政通女。三年四月。

家齊召若年寄堀田正敦於便坐曰汝為參政勤恪奉職四十餘年殆如一日部下亦整約就緒寶因汝訓督之力也乃賜名刀一口時衣六襲賞之正敦拜戴而退至六月而卒先是西城老中麿一員青山忠裕憫正敦純忠而久不遷職將薦之因微諷其意正敦固辭焉或疑而問之正敦曰欲顯其身我豈異於人哉顧才劣識闇久待罪于政廷守拙二字是吾之護身符也若忘此列相位則益重素餐罪乃所以辭青山氏之推輓也其人慚而退其純厚如此水野忠成以幕府多經費請致加賜二万石特旨弗允因請

獻金資日光廟修繕費允之三月天皇賜寄竹祝言御製和歌及四季勝致畫屏賀家齊六十懸弧辰四月命鳥取川越小濱笠間延岡諸藩修理日光廟藤堂高猷酒井忠器亦特獻金供修廟資家齊賜名刀一口于老中大久保忠真賞日光修廟督役之功其他奉修廡役者賞賜各有差閏十一月琉球聘使豐見城王子來朝貢方物四年三月青山忠裕罹疾上疏請免職家齊曰忠裕精勤視事數十年頗稱政府之望宜加攝養力疾以復職亦孤之願也賜物慰撫之無幾忠裕卒十一月命井伊直亮班老中上議幕

續日本外史 卷一
政六年十二月。削仙石久利。封二万八千石。梟其族。仙石左京。放其子小太郎于海島。處宇野。甚助。岩田。靜馬。於斬。初。左京以侯族。擅藩政。圖立己子小太郎。為侯嗣。遂藥殺先侯久道。將及久利。甚助。靜馬等。陰贊之。其拒之者。或戮焉。或幽焉。闔藩側目。有神谷轉者。亡命詣寺社。奉行脇坂安董。邸訴之。安董為人。方正。聽訟。號廉平。召左京等。與轉對勘。嚴加糾察。事即白。家齊以安董裁斷得宜。賜物賞之。八年二月。大阪町奉行。屬吏大塩平八郎。與其子格之助。及其黨數十人。誘同近郊農民數百人。將以巨礮燒町奉行。

郎。及天滿。市坊。進屠大阪城。城代土井利位。發兵防。天滿橋。平八郎等。轉渡難波橋。行縱火。商家煙焰漲。天死者無數。町奉行跡部良弼。率部下禦之。遇平八郎于淡路街。部下阪本鉉之助者。鳥銃一發。斃平八郎。黨梅田源左衛門。斬之。注頭樂上以徇。於是餘衆潰散。松平忠誨。致仕在尼崎。率兵入援。播攝河泉諸侯。亦各發兵來援。物色平八郎。太嚴已。而有告匿三好屋某家者。町奉行堀利賢。遣兵執之。平八郎自縱火而死。餘黨亦悉伏誅。初。平八郎為獄吏。深文酷烈。人皆畏之。文政中。致仕讀書。與海內名士周旋。意在

受拔擢也。然官不嘗問焉。平八郎憤恨。彥根人卯木則之丞者。遊平八郎門。平八郎之舉事也。竊謀則之丞。則之丞苦諫。其非義。平八郎不聽。則之丞以為禍終不可免也。作書致鄉里。平八郎聞之。懼。密議露於外。使人縱殺。則之丞遽舉事。即敗。家齊賞酒并忠學。松平保泰。岡部長慎。松平忠誨等。應急之功。其他賜賚有差。三月。家齊奏請辭職。天皇弗允。乃優詔補准三宮。聽乘輦車。家齊固辭曰。准三宮。東照公猶且辭焉。何況臣乎。遂讓職于世子家慶。老于西城。家慶已紹職。詔任征夷大將軍。轉左大臣。兼淳和并學兩院。

別當。源氏長者家慶世子大納言家定。兼右大將。十一年三月。皇子統仁立為皇太子。家慶遣使於京師。獻賀。十一月。上皇崩。奉謚曰光格。天皇家慶使大藏大輔織田信教弔大喪。列侯各獻賻銀。先是。天皇欲舉觀幸舊典。徵其資于家慶。家慶獻金一萬兩。應。敕會上皇登遐。遂不果。觀幸焉。十二年閏正月。前大將軍家齊薨。壽六十九。二月。葬寬永寺。三月。天皇遣右大將花山院家厚。少納言石井行光。賜謚曰文恭。追贈正一位。弘化元年三月。和蘭使節抵長崎。呈書曰。嚮大日本政府全權德川家康。親賜信牌。許通交互。

市爾來受待遇不淺且甲必丹以時賜謁厚意有餘
感豈可無一言答恩義乎抑方今有不可默止一大
急務是非特開兩國交際體制以開貴國政體之故
憂未然之患以聞冀因此忠告欲使貴國封內且其
民庶安寧其一曰往歲英國師攻清國大戰於廣東
清國不利且視歐羅巴人長軍事心倍懷悻怖終請
和開五港以為交易地由是觀之清國政體錯亂可
以知也其二曰繹其禍亂原由距今三十年歐羅巴
大亂初治平諸民浴德化如器械製造及合離術日
發前古未發不費人力以製幾多物品於是乎商賈

延蔓於諸國却至財貨之耗也夫英國土地豐饒人
民敏慧而其國財耗之特甚焉是故不據商賈正路
動開爭端以侵外國清國禍亂蓋根於此而清國之
失利也其兵數千死之英人乘勝奪其數府蹂躪無
所不至清人悔悟遂償數百方金以請和云其三曰
貴國亦將罹如此禍亂也禍亂固發於倉卒請豫議
之以備不虞顧自今後外國航船到日本海漸應多
矣輒與貴國人民開爭端遂釀禍亂必矣是所以為
貴國痛心也貴國全權廷高明資早議之方略可以
建安寧策其四曰客歲因長崎奉行所宣讀令書審

貴國全權高明且外國船優遇之意然有所未盡矣
顧其所令帝謂漂泊船措置也已若夫不察外國人
表厚誼航貴國之意妄斥之則恐開爭端爭端必釀
兵亂兵亂或招衰弊自國人民受貴國待遇二百餘
年今將獻禍亂預防策以報優恩之萬分古賢不言
乎欲平易則勿臨危險也欲平穩則勿致紛冗也其
五曰通觀古今遠近之形勢汎愛衆以結好於四方
是為一大功業歐羅巴人創製蒸氣船以來風波之
險如坦路萬里之遠似比隣而各國相往來以結和
親當此時獨鎖其國以失衆心豈不迂乎貴邦猶且

仍舊貫嚴禁海外通交歐羅巴人之所遍知焉然智
者在位能保治平謂之至智貴國執從前法或釀造
禍亂固非至智之所為也矣是故反覆丁寧所以敢
忠告也冀弛從前禁當以消衰弊之憂矣夫治平在
通懇信四方通懇信在俱取交易之利是非敢謀自
國之利謹請諒察其六曰方今所告事情無所敢疑
則貴國全權可賜親筆以表誠意也自國亦差昵近
臣以具狀緊要如此書僅舉其概畧而已其七曰雖
自國在遠隔地日夜議其方策遙要貴國治平冀熟
慮此事情以共憂歡其八曰贈此書以軍鑑欲獲至

誠答書也。且呈國王肖像，表懇切意也。其他所呈物品，自國學術精究，所致以謝二百年來之恩遇也。其九曰：貴國全權，以高明資，治平永久，福德圓滿。大日本國萬萬歲，靜謐敦和，是祈焉。家慶獲書，意頗逡巡。猶且奉鎖港舊典，而未議之警備。二年，家慶奏請建學校於京師建春門前，使諸緡就學焉。天皇嘉之，賜名學習院。三年正月，天皇崩，奉謚曰仁孝天皇。家慶遣使於京師弔大喪，諸侯上賻，皆如前世故事。五月，北亞米利加軍艦二艘到，相模三島洋將入江戶近海。浦賀奉行大久保忠豐稟急於幕府，家慶使松平

齊典、松平忠國、成其海濱。齊典陣相模觀音崎，及大津、忠國陣下總、富津及竹岡，以備不虞。忠豐使屬吏抵米國軍艦，糾問其事。由米人答曰：北亞米利加合衆國大統領欲與貴國結好，和開通商，使僕等直謁貴國全權，以請所欲。故至於此而已。米艦縱凡四十五間，橫凡十三間，巍然聳於海上。外面貼以鍊鍊，而巨砲九十四門，列其兩舷。戰士各八百人，二艘相啣而碇焉。宛然如鍊城。我兵為之愕然，不知其所守。忠豐已知米人所請概意，乃報曰：我國有禁外國船擁兵器者，不許入近海。先收之于我，而後審汝所請焉。

米人不答。忠豐又報曰：外國通交，我國所禁。汝請之，亦無益。如其薪水食料欠乏，吾敢餽之。米人頷焉。乃給薪水鷄猪及菜瓜若干，以遣還。是役也，米人倨傲視我國人，如嬰兒，凌侮無所不至。戍兵憤怒，殺氣塞胸。忠國建議曰：我國輕舸薄弱，不利於砲戰。如巨船進退不滿意，以之當渠，進退如神者，不啻勞而無功。使我兵空葬魚腹，臣未知其可也。且我兵船數百圍守虜艦，盛則盛矣，而自非青天白日，不能爭其鋒也。若夫風波晦冥，退避之濱港，足自示惟弱，臣竊視虜艦不避風波，不厭晦冥，東馳西馳，如行坦路。左顧右

眄，似手舞足蹈，而砲戰之利，非我舟船之比矣。故嚴備海岸，待彼就陸，而後擊之，則其名正，其事成。寧進自受凌侮，不如陸戰保必勝也。忠豐不可已，而米艦解纜，轉瞬間不見其帆影。四年六月，和蘭人再呈書於幕府，條舉亞米利加、歐羅巴諸州政體教法，及通商景況，以聞。家慶弗報。九月，皇太子統仁，即天皇位。五年二月，改元曰嘉永元年。家慶令列侯減其驕從，以充海防，而自屢獵于駒場野及小金原，以試旗下士卒武技。且下教許列侯鍊兵于江戶近郊。二年七月，聘前關白一條忠良女為世子家定繼婦，蓋以家

定夫人鷹司氏卒也。五年使井伊直弼築煩臺于大森。六年六月北亞米利加合衆國軍艦四艘來碇於浦賀。浦賀奉行戶田氏榮使其屬吏糾問事情。徃復數次。諭以國制。米人答曰。僕等奉國書至于此者。欲迺呈貴國有位官員也。宜報僕意於政府。如屬吏臣不敢接也。氏榮太苦焉。於是井戶學弘遠賜爵。任石見守。補浦賀奉行。與氏榮偕議其措置。目附戶川某。松本某。代官江川某等與焉。家慶下教。大發諸侯兵戍其海濱。老中牧野忠雅下令使麾下士卒嚴幕府守備。若年寄遠藤胤統。本多忠德為司令。世子石大

將家定為元帥。以備緩急。江戶府下騷然。老幼逃散。避變於甲信間。家慶遣使於伊勢大廟。及日光廟。祈外患掃攘。雖然將士怠戰。日已久。東守西備多類兒戲。未足當外兵也。乃使氏榮學弘受米國書牘。氏榮告米人曰。汝所奉書牘。吾將受焉。汝來就于陸。可以呈也。米人難之曰。僕就于陸。則恐有變。願有位官員來就。吾艦可以受之。不然使貴國貴族為質。氏榮嚇怒報米人曰。汝犯我國典。抵於此。而其言亦不敬。吾擊却之而已。米人恐怖。遂就于陸。是月九日。氏榮學弘襲正服。迎米國使節於栗濱。受其所奉書牘。其書

續日本外史 卷一
曰。北亞米利加合衆國大統領皮兒設美梓達使提督波理謹呈書於日本國王陛下。蓋波理者海軍第一等船將。而航到貴國。一隊軍艦。總督也。今吾更使波理對貴國政廷。告明懇切至情。又吾使波理航到貴國。非嘗有異志也。欲報合衆國與貴國互結好和。開通商之至理耳。余特下令。使吾民人嚴守基規。莫妨他邦政教。是所以要貴國安穩也。夫我合衆國封境。自大西洋。達大東洋。而遠禮言洲。及角里伏尼亞之地。正與貴國相對。蒸氣船發角里伏尼亞。經十八日。得達貴國焉。而角里伏尼亞大州者。每歲產黃金

六千萬元。白銀若干。水銀若干。寶石若干。及其他幾種物件。貴國亦豐富肥沃。而產幾多貴重物品。其人亦長諸般技藝。是故欲使二國民人共其利。貴國從來除滿清和蘭之外。嚴禁他邦通商。其制度固所吾知也。然觀宇內各國。基規隨時勢而變換。互採其宜。以行新政。貴國嚮建法制也。自今而觀之。太古矣。歐羅巴人始開亞米利加州也。或名之新世界。曩時居民甚稀少。戶口亦貧陋。而方今民口蕃息。通商甚盛大。是以陛下宜改革舊律。允準兩國通商。法制以謀其利也。若不欲廢舊律。則限以五年或十年。監其

利與不利。果不利於國。則再復舊律而可也。凡合衆國與他邦締盟約。預限以數年。兩國互觀察其利。而後以再尋盟約為常。今航到貴國。水師之提督。波理者。其為人誠實。而才能周密。是所以吾委全權奉使於貴國也。貴國亦命有位官吏一員。若數員與之會同。數次以交語言。議定兩國和親貿易航海及其他兩國民人切要諸件。書之信牌。欲以固盟約。是我合衆國參政所合議也。且為證。吾使節。捺合衆國印信。以附之。請諒察諸。波理亦上書曰。外國臣波理統帥。東印度支那日本海屯在之兵海軍提督也。方今受

自國帝王命。握航到貴國。結好意之大權。臣等欲親對貴國合議參謀。以應其便宜。願陛下速期會同。日與貴國有位官吏交語言焉。夫合衆國者。雖與歐羅巴諸州不肯合從。如其政律。縱國人各隨其意。奉各國教法。是以如他邦宗旨教法。無肯是非之也。抑我亞米利加大州。交涉亞細亞與歐羅巴間。而往昔歐羅巴人發見日本之際。始發見我大州。爾後歐羅巴人移家來住焉。當時民口稀少。貿易未開。既而創造奇巧器械。不費人力。以製幾種貴重物品。田野亦隨肥豐。且封內產金銀寶石尤多。以故方今貿易已恢

弘。人民亦繁庶。街衢縱橫。達南太平洋海岸。而封內建
幾多大都府。自角里伏爾亞府。駕蒸氣船。航到則十
八日。若二十日。而得達。日本封內。由是觀之。自今後
自國商船。粟散於貴國。封內。不出于數年也。然貴國
從來禁與他邦結交。和是故大統領特呈書於貴國
帝王陛下。以通厚誼。臣聞貴國人民。對亞米利加人
猶視仇讐。請弛從來法制。無速禁其風習。則兩國厚
誼。恐不得保。永全也。抑貴國始建外交。拒絕之法制
也。在昔日則可也。方今各國通商。非復昔日之比。而
貴國獨欲固守舊制。亦不可得也。外國臣波理陳區

區。鄙言。以瀆尊嚴。伏願速下令。可防兩國人民致爭
鬪之患也。若夫欲答合眾國。以誠實友愛之至情。宜
速賜信牌。以締盟約。是合眾國之所切望於貴國也。
而所望。臣等以四小船。航到貴國者。表友愛之至情
也。貴國廷議。遷延度數日。則合眾國事務宰相。自帥
軍艦數艘。來存問。貴國異志。臣等亦增加軍艦數艘。
再航貴國而已。事態或至於此。恐有噬臍之悔。願陛
下速表好意。採公平友和策。莫以煩臣等再航。則臣
敢詳悉兩國通商法制。以祈貴國帝王陛下。寧靜高
福。萬壽無疆而已。氏榮獲書。稟之幕府。乃報告波理

曰。自今五閏月後。宜航到於長崎港。我將有所答焉。汝勿妄犯我國典。再到於此矣。陂理沮之。往復數次。事未決。俄拔錨而發。是日南風猛烈。再碇於武州本牧。本牧係細川齊護戍衛。即放狼烟報警於諸營。諸營連彈巨砲應之。陂理乃恐悸。引艦退走。不知其所去。而砲聲猶震海岳。家慶愕然。以為兵端已開。報急於旗下。諸將士將士奔馳。府下騷擾已。而獲其實。因下教解守備。罷戍營。是月廿四日。家慶薨。天皇勅賜謚曰慎德。世子右大將家定紹職。家定家齊庶子也。家慶以無嗣子。立為世子。天皇詔任家定征夷大將。

軍進從二位內大臣兼兩院別當源氏長者。皆如前世故事。先是權中納言德川齊昭憂外虜。過施屢上書獻防禦策。至是上表於天朝。奏外國不可和之狀。情。天皇嘉納焉。家定亦使齊昭議海防。初。米艦入近海也。老中阿部正弘單騎詣水戶邸。竊問防禦策。齊昭憤怒。謂正弘曰。卿等握國家政柄。而以制內民為自得也。未嘗察外國窺窬之情。至如海防捨置之度外。今日之事。果出於不虞。何其惰乎。今而議之。抑晚矣。然非吾無策。請為國家陳之。曰。方今報米人。以國論未決。百方慰諭。極延締約。期及其未來。來侵可急整。

武備也。吾竊視諸軍戍衛。旗幟甲冑。美則美矣。而乏海防實策。顧我兵不長於海軍。且舟船薄弱。何以攘外寇。吾嘗憂之。以製軍鑑。習海軍。為國家急務。故屢上書。諫幕府。當時幕議因循。謀不出於此。以至於今日。宜速使海國諸侯。製軍艦。習海軍。以禦彼之入寇。是為方今一策。卿等其勉之。正弘拜謝而退。乃謀諸老諸老。紛議不決。因問列侯。以和戰當否。德川慶恕。松平慶永。島津齊彬。毛利慶親。細川齊護。鍋島齊正等。僉曰。外國不可和也。商港不可開也。方今窺窬之情狀。豈獨合衆國哉。若約和於一國。則各國並來可

知焉。夫欲以孤立小國。與幾多大國同利也。抑難矣。臣等知其有害。而未。知有其利也。寧自因循取衰敗。不如奮戰拒絕之也。然我國太平日久。將士忘戰。加之舟船薄弱。武備廢弛。未保必勝之利。是故報外人以國典。使彼往復數次。以引時日。而開鎖和戰未決之際。急制海岸防禦策。以有名國待。無名師。與之決戰。上報神皇在天之英靈。下答祖宗建國之遺意。臣子以死護國。固其分也。夫敵國外患者。國家之大幸。苟臨有為之時。徒建姑息策。貽毒於邦國。臣等不知其可也。且合衆國書中所載。暴慢不敬。欲以威力制

續日本外史 卷一
我而一不見其真理。臣等所以肯上言也。書已入。弗報。其他侯伯亦多言和約通商之不利。諸老有司以爲虜情已迫矣。顧方今武備衰廢。整之不易。且戰鬪之利不可預期也。不如權締和約。與民庶同安穩矣。如其拒絕。待我武備整嚴之日。然後議之。不亦晚也。麾下將士亦眩。外人劫制。心抱畏怖。乃無戰守志。曰。不如和約之安穩也。七年。改元曰安政元年。正月。米將陂理再帥兵艦七艘入浦賀。家定遣大目附伊澤政義。浦賀奉行戶田氏榮。井戶學弘。及林健。鷯殿長銳等。按問之。米艦進入本牧。連發虛煩。偶會米將

陂理罹疾。氏榮學弘等贈食物數品。以問其病。且諭而退。答曰。遠洋航到。苦曠日。請入江戶。上書。氏榮等弗允。米艦副將阿單須呈書。氏榮已而進入品川海。伊澤政義等至神奈川。接米使諭。以國制。二月。細川齊護請發兵擊米艦。弗報。家定遂遣井戶學弘。林健等。饗米使於橫濱。陂理等上書曰。謹承兩國和親之命。外臣與有榮焉。即欲締條約。因制三條曰。請求菜肉薪水。則取直給之。曰。許士卒就陸養生。曰。測量海岸。以供通船之便。家定皆許之。賜米百斛。每苞入五斗。使力士搬運之。有力士白真弓某者。躬舉八苞。頂

戴一苞。掌踊一苞。米人觀之。愕其怪力。乃出米國。力
士三人。請其當小柳某者當之。角觝少時。小柳挾一
人。躍一人。擊一人。米人曷采不已。云家定下教。撤諸
藩戍營。自去年六月。徵兵三十餘萬。至是皆罷歸。阿
單須饗。攻義學弘。健等十餘人。於艦中。三月。學弘。健
等會阿單須于橫濱。許其碗下田。箱館二港。納直購
欠乏物件。且約貸下田。沙子島方七里。及箱館若干
地。是時。川路聖謨。筒井政憲。自長崎歸。聞米國和約
已成。乃謂老中阿部正弘曰。僕等嚮至長崎。諭魯國
使節。却之。蓋奉台命也。而與幕府今日之議。事旨頗

支吾。若使魯使聞米使之所得。必謂幕旨許之。而僕
等沮之。乃欲獲僕等而甘心也。必矣。僕等固非所回
避焉。然事至於此。不啻損國體。天下志士憤怒。必釀
喪亂矣。故僕之到長崎也。告福岡藩曰。衆不喜國制
皇張。則須焚殺僕等二人。魯使得挫。僕等使命。而後
逼幕府事。或決也已。然僕等苟生。猶且苦諭。以拒絕
外交。乃所以答台命也。因與衆戮力。唯使命是奉。何
圖幕府使有司。接米國使節。允其所請。貸以砂子島
七里地。僕等固知不可以古律今矣。然米國書中。無
請地之言。豈非米使所私耶。而幕府與所命僕等者。

既二其旨。蓋魯米事情措而不問。其如內國紛論。何僕等所以肯上言也。正弘不答。德川齊昭聞之。入諫。家定曰。外國和約事旨重大。宜經天朝奏可。而後決也。不然。則破君臣稟行之大典。戾人心。歸向。家定弗省焉。遂制定十二條規約。其第一條曰。日本國與合眾國約永久和親。莫有肯渝。且自今後兩國人民協同混一。要無差等。第二條曰。方今新開伊豆下田。陸奧箱館兩港。欲以給亞米利加人欠乏物品也。而下田者。即時開港。如箱館。則以明年三月。可始開港。凡如兩港所給物品。使日本官吏平其價。亞米利加人

償之。以金銀或錢。亦無妨。第三條曰。合眾國漂船到日本近海。則厚加救恤。送致難民於下田。或箱館。可附之。合眾國官吏。如其費用。以兩國互相救恤之故。更不及償之。第四條曰。待航到或漂到人民。兩國宜互以寬優。雖然。其人民亦不得。不從兩國法制。第五條曰。合眾國官吏及商民。漂民等。下田箱館滯港中。港內凡七里地。可隨意得徘徊。第六條曰。兩國要需物品。經公檢。而後可得互市。第七條曰。宜以合眾國船舶所載物品。換日本國所產物品。日本國人不欲購船舶載物品。則以金銀或錢。給合眾國人民所要請

物品價值亦無妨。第八條曰。合衆國人所要請薪水。食料。石炭。及其他物品。則經兩國官吏公檢。而後可給之。第九條曰。以當今日本國所禁之條件。他日許之。他邦。則合衆國亦可得速受其許可。第十條曰。合衆國。漂流。除下田箱館之外。不許碇泊。第十一條曰。因兩國政府之事故。合衆國官吏。可得航到于下田箱館。兩港。然自今後。不閱十八月。則不許其滯在。第十二條曰。方今所約條件。兩國互相確守。以不可違亂矣。自今閱十八月之後。兩國君上。更可互呈信牌。以上十二條。締約已成。老中阿部正弘。牧野忠雅。松

平乘全。松平忠固。久世廣周。內藤信忠。連署授條約書。於米使。九月。外國艦一艘。來碇于大阪海。測量其近海。京畿騷然。攝津和泉。播磨大和。近江丹波諸藩。出兵備緩急。若狹人梅田雲濱。性豪宏。好謀。嘗憤外人凌侮。至是欲募十津川鄉兵擊斥之。議未整。外國艦經紀伊海而去。十二月。魯西亞國使節布恬廷航到。浦賀請通商。家定使筒井政憲。川路聖謨。通和親締條約。大率如合衆國締約。天皇聞之。怒。外人犯國典。欲收諸國寺院梵鐘銅器。鑄造大小砲。以置海國樞要之地。敕下太政官符。使家定管其事。延曆寬永

增上諸寺僧徒。上表沮之。家定亦遂不奉勅。二年三月。合衆國領事航到下田。請沿海測量。曰。合衆國與清國貿易已盛。而其商船經過日本海甚多焉。不測量暗礁島嶼。則難破之憂不少也。夫合衆國與日本國已結好和表誠實友愛之至情。以締條約。是故測量沿海。使商船經過。豈不善哉。家定遂允之。四年七月。合衆國使節巴理航到下田港。請直謁大將軍呈國書。下田奉行井上清直中村時萬沮之。應接數次。說諭懇到。巴理不敢服。清直等報狀於幕府。家定乃會老中以下諸有司議之。百口紛然。未輒決焉。齊昭

上表陳夷狄無饜之情。請停外人執謁。列侯亦各上書請停之。迺曰。外使賜謁。事體太重大。宜經奏可。而後舉行焉。家定弗報。已而蹈寬永以前舊蹤。遂聽巴理謁見。齊昭慚恚。請辭參幕政。弗允。九月。巴理至江戶。以蕃書調所為旅次。十月二十二日。就老中堀田正睦邸。語各國交際及通商情況。曰。方今所申明。特係重大要務。是故自國大統領之用意。亦非輕也。頗以友愛惻誠之衷情。敢保將軍閣下安寧。抑貴國之與外國締條約。以合衆國為嚆矢。臣請謹說明各國事情。歐羅巴州之發明蒸氣船也。欲以五大州化為

一。族矣。故與他邦。遍結交和。以互通有無。期通商貿易之盛大。乃使兩國事務宰相。互管之。亦出于不可已之時勢。且英國之以兵威。屢劫奪他人之邦土。將軍閣下所嘗知焉。豈可不議保護預備之策哉。是臣為閣下所敢忠告也。請考察之。正睦等服其厚誼。十一月。土岐賴禮。川路聖謨等。就巴理旅次。反覆討論。以審查事情。是月廿一日。巴理謁大將軍家。定呈國書。其書曰。北亞米利加合衆國大統領。親呈書於日本將軍閣下。修正合衆國與日本國所締條約。更要通商安寧。是故欲使巴理表懇篤之至情。互謀盛大。

之利。閣下可親接吾使節。信任其所陳之情狀也。家定優待米使。概如朝鮮人來聘之禮。然外人之術數。素非朝鮮人之比。而其暴慢狡黠。加不敬于我吏員。凌辱我人民。以蔑如我國體。不遑枚舉。於是人民憤恚。誓以死攘外人。是月。水戶亡命士。信田仁十郎。堀江芳之助。蓮田藤藏等。憤其猖獗。欲斬陂理。回國家之衰運。事覺。捕仁十郎等三人。刑之。十二月。老中堀田正睦。延見巴理。應接累日。遂修正條約。更爲十六條。且製貿易定則。是月。老中連署贈書於京師。使所司代脇坂安宅。告傳奏廣橋光成。東坊城聰長。曰。北

亞米利加合衆國使節所陳述實係國家重大之典
型。然方今世界形勢一變。各國割據四方。恰如戰國
七雄。而互結好和。通有無。以憂歡相協同。其厚誼非
昔日之比也。由是觀之。我國亦不得結好和。通有無。
以不同憂歡。當此時固守舊制。則國勢漸萎。更不
可期挽回也。夫立非常之功。在非常之時焉。恢弘偉
略。更張國威。以是時爲一大機會。是故斟酌取捨。思
惟內國人心之向背。以欲一新舊制。卿等請領之。乃
使林大學頭津田半三郎等西上。申白事狀。光成聽
長等延見大學頭質其事由。大學頭答曰。比年合衆

國使節屢呈國書於幕府。事太重大。其所陳述條件。
亦頗繁多。且開港開市地。彼之所請。及十餘所。京師。
大阪亦在請中。將軍深憂之。將以兵力攘斥矣。然不
獨合衆國而已。歐羅巴諸州。群雄併來。則我國取衰
敗必矣。以故參考各國形勢。僅約十數條。以江戶兵
庫。長崎。新潟。箱館。五港。爲開市地。限以各港地方七
里許。外人徘徊耳。時論或曰。幕府爲不振。然其意在
專要理世安民。將軍殊使臣等進言忠告。冀諒察內
外事情。得取達天聽。則不獨將軍之幸。亦國家之幸
也。光成聽長稟之。關白九條尚忠。太閤鷹司政通尚

忠政通入朝以聞。天皇愴然。宸憂不淺。曰。將軍已締
條約。而後奏焉。則失君臣稟行之義。嗚呼。幕府專斷。
一至於此乎。朕恐國祚不安。尚忠政通。惶懼不知所
對。即使光成。聰長傳旨於大學頭。以報家定。曰。前日
所奏條件。天皇甚不怡焉。宜下旨于諸臣。播擻衆議。
而後決之。今也宮闕守備不嚴。勿使外人妄抵近畿。
海港大學頭憂苦。急報於江戶家。定驚悸。俄使老中
堀田正睦。西上取進止。五年二月。正睦至京師。迎傳
奏光成。聰長于旅亭。開示外國事情。請以安宸襟。曰。
嚮和蘭國使節。齎其國書來呈。我幕府告明各國形

勢。咬啣吧國提督亦來呈書。謂變革舊制。不開商港。
則難保永久安寧也。抑近時歐羅巴諸州大亂。漸及
治平。諸民樂太平。五大州共締交易和親之盟約。當
此時。清國獨建鎖港議。與各國連戰。遂大敗。乃輸
巨多償金。講和。爾後亞米利加及歐羅巴諸州商船。
經過日本海。尤多是。故合衆國爲之魁首。使節來請。
結好和。此際用許多應接。各國事情始冰解。乃權締
條約。以下田箱館爲商港也。然同港風波狂暴。不便
于滯船。以故頻請代港。比年獨乙人。英吉利人亦連
來請通商。和蘭國王再致書於我。以廢鎖國舊制爲

然也。若墨守舊制，則受仇四方，必蹈不可救之危機。魯西亞人亦特來報日本大患，逼咫尺之形勢。箱館港滯留，亞米利加人竊告我國人曰：近日英國軍艦數艘航到日本，將以有大所請，若拒之，則欲以兵威下手於無人境，漸然蠶食，逞吞併之勢，早不為之備，恐有噬臍之悔。以上外國事情之要領，曩日大學頭等已雖進言，今又縷述其遺漏，雖素有可疑條件，然外國新聞紙及船載器械書籍，其他參考實地景況，則未可必謂虛喝也。初抱疑惑，徒漸次會心了悟者，今已十八九，雖然非舉用之也。謹陳外國人所說明。

以聞而已。如其處措，臣等雖無似，敢竭股肱之任，斟酌事情，以安國家。光成聰長，以正睦，所說入聞焉。天皇宸憂益深矣。已而使光成聰長就正睦旅亭，傳勅告曰：方今與外國權締條約，事情似不得已。雖然，往往無釐夷情，漸然增長脅制皇國之深謀，已發露彼之言。下是故奉客冬十二月所勅之旨，須禁開攝州兵庫港，且皇城及近畿守備不嚴，速下命大諸侯數家，可使以嚴守備。一旦受彼之凌侮，則對神宮及列聖朕意不安。又曰：速徵三親藩及大小侯伯，謹議可。以達天聽。當是時，家定贈書於京師，使正睦以聞。曰：

如外國措置。蓋非輕易也。實為國家一大重事。臣家定深所苦慮焉。然至如內國人心。家定雖不肯。綏帖之冀。勿煩叡慮。是月。大阪城代土屋寅直呈書於正睦。曰。大阪之地。近接京師。殊係南海鎮西之要津矣。若夫開商港於此地。恐釀天下中斷之患。害而西南侯伯必唱運輸不便。抱異心。亦未可知也。嚮幕府與米國使節所約。不過于下田箱館二港。而彼復請開大阪兵庫二港。彼已背條約。其賊心可知耳。請禁外船入攝海。以安叡念。且町奉行久須美佐渡守等所言。亦頗得其事理。冀卿其省之。無幾。正睦命大學

頭及半三郎。巡視兵庫港。大學頭至大阪。寅直謂之曰。嚮呈書於正睦。粗報該地景況。僕久奉職於該地。以審人心物情也。若夫可開商港。則有僕等在焉。豈特煩子之巡視哉。於是大學頭遂不視港而去。寅直相摸守彥直子。為德川齊昭從兄。夙懷尊王攘夷志。故及之。云。三月廿日。天皇召正睦於朝。使大納言中山忠能傳旨。曰。頻年外夷之來也。實係國家安危。宜擇採列藩謹議。以奏拒絕策。正睦愕然。不知所出。廿六日。正睦入朝。希旨。曰。幕府已締條約。如拒絕。恐非輕易也。且生奇變於邊海。未可測也。則緩猛何。以處

之。天皇使光成聽長傳教曰。如外交朕之所弗肯允
矣。若生奇變。則宜竭國力。以期掃攘也。四月。正睦歸
江戶。家定傳教意於列藩。以井伊直弼為大老。特使
正睦謂巴理曰。方今所以條約之難確締者。內國人心
不一。且京師情狀亦然也。巴理答曰。兩國協議已
締。假約而後。以人心不一。延定期。萬國之所無。而史
書所不見也。大府若不能證信。則僕等直詣京師決
之而已。五月。家定賜書於波理。報國情於米國大統
領曰。肅復亞米利加合衆國大統領皮兒設殿下貴
國屢求兩國修睦。交慰弗鮮。且現今派領事官波理

為使節。齎書謀使兩國人民共通貿易。以保永寧。意
旨懇款。感荷無已。乃宜以章程草案相示也。然期日
不得不緩者。以有我闔國會同商議之事也。幸諒恕
之。巴理獲書。次下田港。時魯國軍艦入神奈川。米國
軍艦入小柴。永井尚志井上清直堀利熙岩瀨愿等
往檢問之。巴理報曰。英佛乘勝清之威。將來逞其所
欲。儻聽僕所請。速署前約。則僕敢諭英佛二艦保其
無事。清直等乃遣屬吏報狀於京師。往復頗遲緩。巴
理怒擒我吏員二名。清直愿等危懼。遂參酌前約定
互市規則十四條。署印授之。六月。堀田正睦以下老

中連署奏外事切迫之狀於京師德川慶勝齊昭慶
篤慶喜松平慶永等建議曰寧破條約敢不可違敕
旨矣於是家定遣松江松山高松安濃津兵于京師
備前因幡土佐兵于大阪長門兵于兵庫柳川兵于
堺浦越前兵于神奈川二本松兵于富津各戍外寇
要衝是月罷堀田正睦脇坂安宅以太田資始間部
詮勝水野忠精為老中罷本多忠民以酒井忠義再
為所司代先是家定無嗣子慶勝慶永等憂之欲
立刑部卿慶喜為嗣以更張國威慶喜年長有資望
衆庶屬意慶勝乃欲謁家定決繼嗣大老井伊直弼

沮之將迎宰相德川慶福為嗣慶勝齊昭慶永咸曰
慶福猶幼今也朝命深嚴外事急迫立慶喜紹征夷
職以慶福為之世子則世次得順機務萬全矣直弼
固執舊制曰幕府故事立世子以親疎何得犯舊規
即稟之家定家定遂以慶福為世子更名家茂先是
和歌山氏無嗣家齊第六子齊順出襲封齊順生慶
福是為家茂直弼以家定命召慶勝齊昭慶永等告
繼嗣已決慶勝等憤直弼奸黠專事然直弼勢威日
熾不可以加焉直弼亦漸疎慶勝齊昭慶永及持讜
議者陰謀其擯斥七月五日家定遂黜慶勝齊昭慶

永是時天皇敕徵三親藩及大老家定不奉敕乃遣老中間部詮勝西上入京師六日家定病篤是夜薨時年三十五直弼等秘不發喪以中納言田安慶賴為後見職至八月八日馳訃四方天使權中納言廣幡忠禮來傳勅贈家定太政大臣正一位賜諡曰溫恭葬寬永寺十月詔任家茂征夷大將軍轉內大臣兼右近衛大將進正二位補淳和辨學兩院別當源氏長者亦如前事故事家茂時年十三六年二月老中太田資始稟家茂曰臣聞各國鍊武事稍有異同近時幕下諸士專緣銃法如不省我劔槍者若夫執

一法恐陷偏習之弊或失機宜請勿漫慕彼技以屈我武家茂然之命講習劔槍銃三技以資始管講武所先是黜遠江守伊達宗城至是黜上佐守山内豐信尋罷太田資始職初慶勝齊昭等之議繼嗣也宗城豐信資始協同戮力欲以立慶喜為直弼所忌遂遭廢黜云八月家茂奏請獻金五千兩於朝廷以充供御且頒金二萬兩於親王公卿增關白九條尚忠職俸五百苞采邑一千石以表尊王之意是月直弼乘全等數齊昭曰卿憤言之不納私奏京師遂使安島帶刀等說公卿暴幕府秕政圖立刑部卿也夫卿

之爲任。在輔佐幕府。而失行至。是者何也。遂錮齊昭。於水戶。併幽其子慶篤。慶喜。及太田資始。點。岩瀨愿。永井尚志。川路聖謨。淺野長祚。鶴殿長銳。及齊昭家宰中山信寶等。而慶勝。慶永。宗城。豐信。亦皆被幽。先是捕與齊昭議者。安島帶刀。鶴飼幸吉。小林民部權大輔等數十人。下獄。是時資始在職。乃建議曰。此輩所爲。蓋出於憂國之至情。宜從寬典也。板倉勝靜亦曰。若處之極刑。則衆怨凝固。恐生禍亂。直弼弗聽。是歲十月。家茂下教。竄戮安島以下數十人。

續日本外史卷之一終

